

詞曲論集

黃兆漢著

光明圖書公司

詞曲論集

黃兆漢 著

光明圖書公司・香港
1990.9

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贈

書 作	名 者	詞曲論集 黃兆漢
發	行	光明圖書公司 香港灣仔摩利臣山道 12-18號10樓E座 Sunshine Book Company P.O.Box No.47219 Morrison Hill, Hong Kong. Tel: 8341677 Fax: 5751761
印	刷	捷信印刷釘裝公司 香港石塘咀山道1-9號 長發工業大廈十二樓A1
出版日 期	定	1990年9月第一版 港幣六十元正

(版權為作者所有，翻印必究)

饒宗頤教授題辭

浣溪沙

屢泛扁舟戲九園廿年一夢未忘非柳客
花暝詎依稀猶齒春痕留齒間欲分秋
色上羅衣銷冷且共立斜暉

題北渚翁請於繡廿載紀念習書堂詩集
蒼龍庚午嵩陽選堂書於梨俱室



浣溪沙

屢泛扁舟戲九圍。廿年一夢未應非。柳昏
花暝認依稀。猶嚙春痕留蝨簡。欲分秋
色上羅衣。銷凝且共立斜暉。

題兆漢影靖結縞廿載紀念詞曲論集

蒼龍庚午耑陽選堂書於梨俱室

柳存仁教授題辭

休誇樹石名
張生青鐵幾度回
丹鉛翻墨挑花心
不死車南幽
恨滿詞箋

北漢元世宗詞曲論文集為集定會
白博一舉柳存仁



作詩謝君君羈然。青鐙幾度細
丹鉛。翻是桃花心不死。東南幽
恨滿詞箋。

兆漢先生刊詞曲論文集，爲集定盒

句，博一粲 柳存仁

羅忼烈教授題辭

千秋絕續誰能步少輟金丹茶道經妙筆
仙侶同心證道為今賢當才德相傳石室書
城東府資融貴司餘帖題評萬海味鳴
北漢彭靜修編子蘇子十載周刊劇業日所著
詞曲論文呂春之序欣為題此

庚子年重午日

羅忼烈



羅忼烈

千秋絕豔賦崔鶯。九轉金丹索道經。廿年

仙侶同心證。喜如今鬢尚青。鎮相隨石室書

城。樂府資酣賞。詞餘待點評。學海和鳴。

北水仙子一曲

兆漢影靜結縞于茲二十載，因剖劇曩日所著

詞曲論文以志之。予欣然爲題此。

庚午重午日 羅忱烈

羅序

雖然我在香港大學中文系，短短地只教了五年的書，但在此五年中，卻分別開了不少的課程，計有「中國文學史」、「詩經及楚辭研究」、「中國小說」、「中國戲曲」，以及「中國目錄學」等。那時，香港大學，在林仰山教授（Professor Drake）的主持下，研究風氣很盛，再加上當時在系中任教的講師如羅香林、饒宗頤先生等，都是名滿天下的學者，所以他們所領導作研究工作的學生，也就特別傑出，到目前為止，他們都已經在各行各業，居於領導的地位了。再單就中國戲曲的研究而言，也出了不少的人才，而黃兆漢君，便是其中的皎皎者，他對港九一帶盛行的粵劇，以及傳統的元明清雜劇和傳奇，都有深刻的研究，同時也寫了不少的論文，現在他把那些已經發表過的論文，又重新整理出版，其中包括了四篇詞，五篇曲，讀者從這些文章中，便可看出兆漢對詞曲的研究，的確是付出了不少的心血！

由於兆漢在學生時代，即已漸露頭角，所以當我在美國哈佛大學的資助下，編撰《中國戲曲總目彙編》、《明代劇作家考略》，以及翻譯日本學者八木澤元的名著《明代劇作家研究》時，我就請兆漢和其他的幾位同學幫忙，為我整理草稿，同時也擔任校對，因此才能使那幾本書，順利出版。當我離開港大時，繼任我在港大講授戲曲的是羅忼烈教授，於是兆漢又在忼烈兄的指導下，完成了他的碩士學位。

我自港大轉來美國夏威夷大學任教，迄今將近二十

五年之久，在此二十五年中，我與兆漢，始終保持着聯繫，經常藉書信的往還，交換彼此的研究心得，同時也探討有關中國文學上的許多問題。後來兆漢的研究方向，慢慢轉入道教的研究，而我本人，也由文學的研究，偏重在佛理的追求；然而我們都沒有把中國戲曲的研究工作，稍有間斷，只不過是把研究的範圍擴大了一些而已！並不是放棄了原有的研究。

兆漢的夫人曾影靖女士，大學時與兆漢同班上課，當然也是我的學生之一，記得她每次交來的讀書報告，或寫的試卷，總是整整齊齊，一筆不苟，足見她是一個很有組織才能的人。後來她與兆漢結了婚，我聞訊非常高興，因為兆漢有了她的幫助，生活上勢必安定得多，而其研究工作，也就更加努力不懈，使兆漢很順利地在澳洲國立大學，取得了博士學位。讀者從附錄在本書最後一篇《小山夢符樂府淺論》一文中，便可看出她過人的才華來。

羅錦堂

一九九〇年九月于夏威夷大學

自序

大概兩三年前我曾一度計劃把我發表過的一部份有關詞曲的論文結集出版，以方便港大的同學作為修讀詞曲兩科的參考材料，後來因為忙於別的事情，終於沒有實行，慢慢地連這個念頭也消失得無影無蹤了。今年初，因為休假了半年之後，心情較為舒暢，打算撰寫一篇唐詩與道教之關係的文章，這令我想到與唐詩同類的宋詞和元曲，更令我想起我原先的那個出版詞曲論文的計劃。但，除了為同學提供一些參考材料之外，還有更佳的理由去出版這本論文集嗎？……有，就作為我與影靖結婚二十週年的紀念吧！這不是絕佳的理由嗎？當然是，而且意義重大。我把這想法告訴影靖，她不但贊同，且着我切實進行。

我把發表過的十幾篇有關詞曲的論文重讀一次，發覺寫得好的實在不多，具有學術價值的更寥寥可數。左挑右選之後，較喜歡的（不一定是學術性高的）只有九篇，包括四篇詞的論文和五篇曲的論文。這九篇文章之中，最早發表的一篇是在一九六八年，距今已有二十多年；最晚的是在一九八二年，距今亦已有八、九年了。其中有大學生時代的作品，亦有在大學執教後為人師表的作品。有些文章，或內容膚淺，或立論偏激，或純係綜合他人的成果，或甚至承襲前賢的看法；更有些行文冗贅，用字不當；也有些連題目，現在看來，已很不新鮮了！總之，部份文章是不夠水平的，不成熟的，至少是不理想的。但是，他們始終是我的「兒女」，無論好與醜，都是我的骨肉，是我曾經辛辛苦苦的製造出來的

。如果連我都不愛他們，誰來愛他們呢？

我這些「兒女」，雖然天生劣質，無法改造了，但既然要又一次更嚴肅地面對世人，也必得為他們稍為裝扮和讓他們穿著得整齊一點，故付梓之前，我就把這九篇文章重頭細讀一次，改正了一些印錯或用錯的字，刪飾了一些帶有砂石的句子，或修正了一些顯著的錯誤。至於文章的內容，無論結構、看法，或材料的運用，包括注釋在內，都一律保持原狀。我以為，文章質素的好與壞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而歷史局限是其中之一，而歷史局限又是不可改變的。

文章挑選了「九篇」只是偶然之事，與我另外一本著作《道教研究論文集》所收錄的文章數目相同純屬巧合。不過，我卻潛意識地很喜歡「九」這個數字，不知是否受了《素問》所說「天地之至數始於一，終於九焉」的影響，抑或因為「九」字的讀音與我們廣東人說的「長長久久」的「久」字相同。「但願人長久」是我們都冀望的，更何況與這本論文集出版的特殊意義扣上關係呢！可是「九」卻比不上「十」好，「十全十美」不是更理想嗎？故此，我徵詢影靖的同意，將她的一篇《小山夢符樂府淺論》附錄在內。這樣，我的九篇加上她的一篇剛好是個「十」數，圓美極了！讓我倆去分享這「十全十美」的快樂吧。

在此我要特別感謝我的四位老師：饒宗頤、柳存仁、羅忼烈和羅錦堂四位教授。錦堂老師賜我序文，而前三位老師惠我題辭，遂使拙著大為生色。他們的濃情厚意，我銘記於心。

此書之能夠順利出版，全賴同事高國治先生和光明圖書公司大力幫助。高先生不辭勞苦，為我作電腦打字

；光明圖書公司更不嫌其煩，為我發行，都是難得的，於此一併致謝。

我最要感謝的當然是影靖，不是她的鼓勵與催促，我相信這本書的出版還是遙遙無期的。

黃兆漢序於
香港大學中文系
一九九〇年九月

作者黃兆漢

- 1967 香港大學一級榮譽文學士(中文)
1969 香港大學文學碩士(詞曲)
1977 澳洲國立大學哲學博士(道教史)

1967—69 香港大學中文系兼任助教
1969—72 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助理

1973—75 澳洲國立大學中文系兼任助教
1976—80 澳洲墨篤克大學(Murdoch University)中文系高級助教、講師

1981— 香港大學中文系講師
1989 巴黎法國高等研究院(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Sorbonne) 客座教授

主要著作：

- 1990 《詞曲論集》(香港，光明圖書公司)
1989 《道藏丹藥異名索引》(臺灣，學生書局)
1988 《明代道士張三丰考》(臺灣，學生書局)
1988 《道教研究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1982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Chang San-Feng Ch'üan-Chi》(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Canberra)
1972 《高劍父畫論述評》(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
1972 《嶺南畫派作品幻燈片目錄提要》(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
1971 《粵劇劇本目錄》(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

目 錄

饒宗頤教授題辭.....	-1-
柳存仁教授題辭.....	-3-
羅忼烈教授題辭.....	-5-
羅錦堂教授序.....	-7-
自序.....	-9-
韋莊及其詞.....	1
金詞中所表現的一些時代痕跡.....	16
元代的女詞人.....	25
讀納蘭詞.....	44
淺談《西廂記》的語言藝術.....	74
《董西廂》與《王西廂》的比較.....	95
京劇臉譜的藝術.....	112
粵劇《關漢卿》研究.....	157
粵劇縱橫談.....	194
附：小山夢符樂府淺論（曾影靖撰）.....	210
曾影靖女士跋.....	221

韋莊及其詞

詞大概起於盛唐，據說最早的文人開始填詞的是大詩人李白。他以寫詩的餘力填詞，現存而又確定是出於他的手有《菩薩蠻》、《憶秦娥》兩調，然僅此他就可配得上「百代詞曲之祖」的美譽了。自此之後，詞慢慢地在詩的餘蔭下生長，經過張志和、韋應物、王建、劉禹錫、白居易一班文人以餘興填詞後，詞的生命漸漸的壯大了。到了五代，因為在位者的大力提倡和文人的熱於這種新的嘗試，詞就終於發射了它的光彩，取詩之地位而代之了。不過，五代的詞還只是一種新的文學形式，而樂於此道者又大多數不是盡力而為之，所以只有時代的共同風格而甚少個人的作風。況且自溫飛卿填詞後，聞者從風，亦步亦趨，以至放棄了自我詞風的建立而甘願作為溫飛卿的影子。就拿這時代最有代表性的《花間集》來說吧，於此千篇一律的詞風中，能發出異樣的光彩的，除溫飛卿外想來只有韋莊一人。

概而言之，五代的詞風是艷麗的。這種風氣的盛行自然有它的不可忽視的時代因素：唐末中原板蕩，藩鎮割據，文人深感生命的無常，所以都沈醉於紅樓妓館的生活，甚至這時的君主，如李存勖、王衍、李煜等都無不以美人醇酒為日常生活的不可或缺的享樂。在這樣的環境裏，一切的文學作品自然染上艷麗的色彩，詞也當然不會例外。故此，《花間集》的詞，因為缺少個性，就只好像一幅從頭到尾都是織着一個花式的錦繡一樣。幸好，有一個韋莊，給這幅錦繡織上一個特別而較為疏淡的花朵去點綴一番。
